

围猎

战争奇观·上·

李健中 王 王



战争奇观 · 上 ·

围猎

葉飛題



季建中 王 玉

海峡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福州

围 猎

战争奇观（上）

季建中 王 玉

*

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16.625印张 2插页 398千字

1986年8月第1版

1986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3,700

书号：10368·101

定价：3.15元

内 容 提 要

这部长篇小说以淮海大战为背景，真实而形象地描绘了国共双方统帅部、战役指挥机构的一系列决策活动、战场实施和大规模的战争场面。全书共两册，既独立成篇，又相互关联。

上册《围猎》从杜聿明向蒋介石献南北并进、收复济南之计写起，一直写到敌军放弃连云港，黄伯韬兵团在向徐州收缩途中，被我华东野战军包围、歼灭为止。

下册《困兽》描写我军在南北开辟两个战场，再现了我中原野战军在南坪集团歼黄维兵团，以及在我华东野战军包围下，在徐州西南作困兽之斗的杜聿明集团，被彻底歼灭的情景。

作品场面恢宏壮观，情节错落有致：既有双方将帅、幕僚斗智斗勇、运筹帷幄的情景，又有战场上血肉横飞、刀光剑影的搏杀；时而歌舞升平，时而剑拔弩张。爱与恨，生与死，忠与奸等种种矛盾交错，使得故事紧张曲折，惊险处出人意料，诙谐处令人捧腹，悲壮处催人泪下。作品笔调雄健质朴，开卷有味，掩卷难忘，给人以优美的艺术享受。

天低吴楚，浓密的云层沉甸甸地压在石头城上空。

一辆黑色奥斯汀小轿车徐徐驶出机场，拐上了直通中华门的公路，向着南京城飞驰而去。

小轿车的后座上，徐州剿共总司令，全付戎装的刘峙仰靠在柔软的靠背上，两只胖手交叉搭在凸起的肚子上，一双呆滞的眼睛一动不动地盯住轿车顶棚。他的面部肌肉奇怪地向一边挛缩着，使五官都向一边歪扭，整个面部呈现出一付忧愁、恐惧的表情。自从昨天接到国防部要他和杜聿明一起到南京来开会的电报后，他就陷入了这种状态。共军连续进攻济南八天，国防部连下三道命令，老头子又亲笔严令他增援，他先是装聋作哑拒不发兵，继而下令三个兵团都要增援，装个样子，欲盖弥彰，眼睁睁看着王耀武十万人马被共军歼灭。他知道老头子召他们到南京来，肯定要追究不发救兵的责任。此刻，他正在惴惴不安地准备搪塞的言词。

杜聿明并不象刘峙那样紧张。不发救兵的责任，主要是在身为总司令的刘峙，作为副司令，他不会担上太大的干系。再说，他也确实力主驰援济南，只是由于刘峙的犹豫和王耀武的迅速败亡才未能成行。还有，他手边那鼓鼓囊囊的黑色牛皮公文包里，装着一份他精心制订的“北进计划”，他相信，有这张王牌在

手，不仅可以从容地应付老头子的质询，还定能博得他的欢心。他下意识地把手包从膝上拿起，紧紧地挟在腋下，又凑近车窗，用手轻轻撩开绛色乔其纱窗幔，浏览着窗外的江南秋色。

汽车从中华门驶进高耸的石头城，又沿着中央大街向前疾驶。值勤的警察挥动警棍驱赶着拥在街上的人群。一路上小车速度一点不减，一直开到国防部大院门口。

国防部大院院门是一座灰色的三门牌楼。中间的铁栅栏门紧闭着，两边哨楼里，头戴钢盔，胸挂冲锋枪的哨兵虎视眈眈地盯着接近大门的行人、车辆。

小轿车轻轻停在铁栅栏门前。从右边哨楼里，走出一个佩戴中尉肩章的军官。看得出来，他是今天的卫兵队长。他走到车旁，呆板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按程序检查了车的牌号和通行证，然后，又把脸贴近车窗玻璃。当他看清楚车内坐着的是两位将军时，在一种本能的驱使下，猛地一下挺直了身子，右手迅速地举到了帽沿上，脸上装出一种公事公办，又带着几分歉意的神色。随后，他转身招手，让哨兵打开铁栅栏门。早已等得有点不耐烦的司机嘴角上浮起一丝轻蔑的微笑。他轻轻地松开了离合器。小轿车忽地向前一窜，稳稳地驶进了国防部大门。

就在卫兵队长进行例行的检查时，杜聿明转过身来，看着愁眉苦脸的刘峙，轻声问：“总座，那个北进计划，过一会儿……”他拖长了声音，两眼紧盯着刘峙的脸。

刘峙先是微微一愣，接着脸上豁然开朗，显然想起了什么。他把厚厚的嘴唇一咧，笑着说：“光亨，那当然是你来讲。那个计划是你一手制定的，如果老头子满意，那北进的指挥官也是你。你就不要推辞了。你讲，还是你讲。”

杜聿明微微一笑，把身体朝后一仰，靠在柔软的靠背上，两只手紧紧地抱住了皮包。

小轿车沿着水泥甬路，拐过几个弯，一直开到办公大楼门前停下。等候在门厅里的一个副官急忙跑出来，打开了车门。杜聿明、刘峙先后钻出车来，向门前的警卫出示了证件，然后沿着铺着深绿色地毯的走廊，向会议厅走去。

国防部会议厅在办公大楼的后面，一条走廊一直通到会议厅。这是一间英国式的大厅。厚厚的赭黄色的窗幔，把十二扇巨大的落地窗遮得严严的。大厅中央，放着一张足有十多米长的橡木长桌，桌上铺着深绿色丝绒桌布，桌子中央相隔一定距离，放着几个长颈刻花玻璃水瓶和几个巨大的水晶玻璃烟灰缸，沿着桌边整齐地放着两排细瓷茶杯，桌子的最南端，还铺着一张军用地图。桌子旁边，排列着十几把雕着古雅的花纹的桃花心木高靠背软椅，靠墙还有一溜皮面沙发。大厅的北面墙上，是一幅国父孙中山着大元帅礼服的巨像；正对着孙中山的画像，悬挂着蒋介石最得意的一幅身着陆军特级上将制服、手握指挥刀、全副戎装的画像。整个西墙，都被深绿色丝绒帐幔罩得严严实实的，那里面是一幅标有全国各个战场态势的巨幅地图。大厅的窗户关得严严的，外界的空气和自然的光线，都被毫不客气地拒之窗外。高高的天花板下面，三个豪华的枝形吊灯，散发着昏淡的光芒，墙上的壁灯也打开了，但是，这些光线总是驱不散笼罩在整个室内的一种晦暗的色彩。

刘峙和杜聿明走进会议厅。会议的主持者还没有到，先来的人们正三三两两地坐在靠墙的沙发上闲聊。杜聿明一眼就看到东北剿总司令卫立煌和国防部总参谋部参谋次长刘斐正在一起谈着什么。他回头看看刘峙，见他早已和总统府参军长薛岳聊在了一起。杜聿明一面和别人打着招呼，一面向卫立煌走去。寒暄过后，杜聿明问卫立煌：“俊如，目前东北局势怎样？”

卫立煌长叹一口气说：“唉！难哪！东北共军自入秋以来，

加紧活动，弄得我们只剩下‘三点一线’喽！”

刘斐在一旁轻轻摇了摇头说：“在东北，我军缺乏根基，又距中央太远，指挥、补给均甚不便，象这样置孤军于一隅，本来就是兵家之大忌，想当初进占东北，就是失策！”

杜聿明脸上忽地涨得通红。刘斐猛然省悟到面前的杜聿明，正是当年力主进占东北，并且是打头阵的先锋，连忙收住话头，从口袋里掏出条手绢，使劲地擤起鼻涕来。

为了打破这尴尬的局面，卫立煌指指杜聿明随身带来的黑色皮包问：“光亭兄，你这里面又有什么锦囊妙计啊？”

杜聿明见问，心里恢复了平静，又不免露出几分得意的神色。他正想打开皮包，就此将自己雄心勃勃的北进作战计划透露一二，在卫立煌、特别是在刘斐面前卖弄一下，猛然发现身材矮小的国防部作战厅长郭汝瑰，不知什么时候站在他的身后。这位郭汝瑰是陆军大学第一期的毕业生，凭着一点小聪明，颇得蒋介石的欢心，毕业后留在了国防部，担任负责制定各大战略区重大战役的作战计划工作。不知为什么，杜聿明对这位郭厅长颇有反感，甚至私下里怀疑他是共产党的坐探。他有一条经验：凡是按照郭汝瑰制定的计划去作战、或是作战计划事先让他知道了，打起仗来，总是处处碰壁，好象瘟神总跟在后面一样。

杜聿明缩回伸向皮包按钮的手，转过身来，看着郭汝瑰说：“郭公在此怕也听了多时了。济南城防，是作战厅直接指挥部署的，如今济南失守，不知郭公有何感想，作何打算？另外……”

杜聿明看了卫立煌一眼，继续说：“我们也想聆听一下郭公对济南失陷后的局势有何高见。”

郭汝瑰听出杜的话中有刺，故意摆出一副大人不挑小人礼的姿态，微笑着说：“济南的城防是第一流的，如不是吴化文临阵倒戈，共军几个月也啃不下来的。如果济南能坚守一个月或我徐

州雄师迅速北援，不仅济南不会失守，且可歼共军一部于坚城之下。这点，也许是众所周知的。至于今后的局势和办法，正是今天的会议所要研究的。不过——”他拖长声音，看了杜聿明一眼，继续说：“要打胜仗不仅要有好的作战计划，还必须有智勇双全的将领和精锐善战的部队去把计划付诸实施。而我们，就是在这一点上不如共军。”

郭汝瑰的这些话，本来只想回敬一下杜聿明的，可客观上打击面显然是过宽了。杜聿明、卫立煌和几个站在一旁听听热闹的前线将领一下子围上来，准备对郭汝瑰唇枪舌剑群起而攻之。正在这个时候，会议厅的大门一下子打开了，一个戎装配剑的侍卫官站在大厅门口高喊：“总司令到！”

大厅里一下子安静下来，所有的人都在原地立正，众人的眼光都射向会议厅的正门。走廊里传来铮铮的马刺的碰击声，和皮靴着地的声音。几秒钟以后，全副戎装的蒋介石迈着方步走进会议厅，在他的后面，跟着戴着金丝眼镜的何应钦和参谋总长顾祝同。

杜聿明的两眼紧紧跟随着蒋介石，竭力想看清楚他的表情。蒋介石跨进大厅，又走了几步，然后站住，象往常一样，用威严的眼光，依次扫视着前来出席会议的将领们。等他的脸转过来，杜聿明看清了，只见蒋介石高高的额头上几道横纹，比以前更深了；两个颧骨似乎更高了；高鼻梁旁边的两只眼睛，深深地陷在眼眶里面，在吊灯的照射下，闪着凶光；厚厚的嘴唇紧闭着，嘴角下弯，上唇上那撮小胡须，形成一条直线。杜聿明心里打了个寒战，双手下意识地抓紧皮包。

蒋介石看了大家一阵，两肩猛地往后一耸，脱掉那件黑色斗篷，又摘下手套，递给身后的侍卫官，然后大步走到桌前，在上首特高的靠椅上坐下。他向两边招了招手，各位将领这才离开他

们站立的地方，纷纷按序入座。

蒋介石清了清喉咙说道：“诸位，”坐在桌子两边的将领们，早就等待着这句话。此刻，他们象椅子坐面上突然通过了高压电流一样，一下子跳起来，把身子站得笔直，不知是哪一个起得过猛，竟然把高背靠椅撞翻，在皮鞋后跟相碰的咔咔声中，夹杂进一阵沉重的不协调音。

看着这些将领们的动作，蒋介石满意地眯起双眼。他欣赏这一切，他喜欢人们重复他的语言，他喜欢人们围着他打转，向他立正、敬礼。每当出现这种场面，他就感到那种主宰着天下命运的伟人的陶醉。每逢遇到这种场面，他总是尽量去延长这个时间，充分享受部下对他的这种崇拜仪式。

稍稍过了几秒钟，当他觉得这种受人崇拜的欲望得到满足之后，他脸上浮起微笑，稍稍欠了下身子，伸出两手，向下按了按，示意众人坐下。到会的将领们见到蒋介石的这个手势，知道例行仪式已经过去了，才松了一口气，纷纷拉过椅子坐了下来。然后有的倒茶，有的点烟，有几位还悄悄地松开武装带上的铜扣，让被勒紧了的肚皮得到一时的解放。一阵茶杯的叮当声和打火机的咔嚓声响过之后，会议正式开始。

蒋介石看了大家一眼，接着说：“诸位，今天，全国各个战区的司令官都到了。在剿共战事如此紧迫的时候，把诸位从前线召到这里，主要是检讨一下当前的局势。这次是大家商讨，可以各抒己见。各位有什么妙计良策，都请谈一谈。下面，先由参谋总长把全国的局势向诸位概略介绍一下。”他转向顾祝同，压低声音说：“墨三，说吧！”

顾祝同朝蒋介石点了点头，打开前面的卷宗，翻看了几页，然后站起身来，走到墙边，轻轻按了一下墙上的一个电钮。深绿色的丝绒幔帐缓缓地 toward 两边打开，露出一幅巨型全国地图。顾祝

同清了清嗓子，拿起靠在墙角的指示棒，又往中间走了几步，开口说道：“诸位，目前的敌我态势是这样的：自从共军背信弃义，撕毁‘双十’停战协定，挑起战祸以来，共军以其惯用的集中兵力，打击一点的手段和人海战术，致使我军屡战失利。检讨我军过去失利的原因有二：一是战线过长，兵力分散；二是内部协同不力，致使共军各个击破的战术得逞。自从我们改用了重点防御的战略之后，情况有了根本的改变，已一扫以往的弊端。现在，东北我军五十万人，控制着长春、沈阳、锦州、葫芦岛等地及各铁路干线，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牢牢地牵制了共军七十万；华北我军控制着张家口、北平、天津、塘沽等战略要地，各点相距不过百公里，且有铁路相通，共军无隙可乘；华东我军精锐七十五万人，控制陇海、津浦两铁路沿线各点，形成长蛇阵，击首则尾应，击尾则首应，击腰则首尾齐应，可谓万无一失；华中、西北我军，牢牢控制各战略要点，更是稳操胜券。总之，重点防御的战略是成功的。而共军，自从我实行重点防御以来，他们惯用的那套集中优势，各个击破的伎俩就难以得逞了。共军在山东南麻、临朐两战，均告失败，就是明证。目前全国各战场，除东北共军在人数上略占优势外，其余各战场上，均是我众敌寡，在兵器装备上，共军更是难以望我项背。因此，我认为，只要我们集中力量，在一个战场上打一两个胜仗，以振士气，则全国局势定可全然改观。”说到这里，他住了口，扫视大家一眼，见蒋介石正微笑着朝他点着头，便十分得意地放下指挥棒，轻轻拍去身上的灰尘，转过身向座位走去。

他刚走了几步，忽听有人问道：“总长，请问对济南的失陷，应怎样认识呢？”顾祝同愣了一下，向发问的人看了看，见是北平剿共总司令傅作义。顾祝同想了一下，笑着说：“宜生兄，你与共军打交道多年，共军的战术，想必是知道一点的。共

军作战，向来依靠人海战术。我们都知道，共军手里，只有少量从日本人那里接收过来的山炮、野炮，且弹药奇缺，据我所知，他们目前还没有坦克。依靠这样的装备，他们的人海战术只有在打野战时可以得逞，而攻坚，乃共军之所短。这次坚固设防的济南之所以失陷，完全是由于吴化文前线倒戈所致，绝非共军一战之功。我想，只要诸位前线司令官加强防范，注重政工，提携部下，精诚团结，同心同德，避免此类事件重演，共军再次作攻我坚固设防的大城市的尝试，将无异于以卵击石。只要我们坚定信心，坚持重点防御的战略，定能挫败共匪的进攻，消耗共军的实力，进而转入反攻，复我民国之版图，永绝匪患于未来。”

这一番话，在会议室中引起一阵骚动。有的人在交头接耳，还有一些人端起茶杯，大口喝茶，弄得茶杯一阵叮当乱响。傅作义对着卫立煌的耳朵轻声地说：“哼！真是妙人妙语……”卫立煌说：“这些话，都是老头子爱听的！”两个人交换了一个会心的眼色，忿忿地转过头去。

顾祝同的话，既与事实大体相符，又相当乐观，蒋介石非常满意。他正满面春风地等着人们的响应，忽然听到傅作义的问话，眉头轻轻地皱了起来。顾祝同答后，会场上的议论仍然不绝。蒋介石的眉头越皱越紧。他抓起红蓝铅笔，敲击着面前的茶杯。清脆的叮当声压过了嗡嗡的议论声。人们转过头来，嘈杂的声音立刻静了下去。

蒋介石板着面孔看着大家，咳嗽一声，威严地说：“嗯！今天我们讨论时局，有一个问题很重要，就是我们有些干部太腐化。你们看看南京、上海那些舞场，夜夜人满，里面跳舞的，怕有一半是我们的军政干部；下面各个战区干部也差不多，有的讨小老婆达八九个之多。这样，哪里还有精力来考虑党国的军务大事？”

蒋介石刹住话音，用威严的目光扫视着会场。会场上的人们都低着头，惴惴不安。有几个人的脸上，开始红起来。

过了一会儿，蒋介石接着说：“重点防御的战略是成功的。但是，干部腐化的问题不解决，就难免还要出济南这样的失败。一定要好好整顿！现在，正是在党国生死存亡的关头，我党同志必需自强、奋斗，决不能沉湎酒色，不思国事！”

他喘息了几下，又接着说：“还有，少数部队阵前倒戈，对党国的危害、对军纪的败坏最大！这次济南之失，就是王耀武用人不当，对部下督管不严，致使吴化文倒戈，使共军有隙可乘。这个教训你们一定要认真记取，加强政工，严督部下，决不允许类似的事情再次发生！还有协同作战问题。刘经扶来了没有？”

刘峙听到蒋介石点他的名，慌忙站起来答道：“卑职在。”

蒋介石盯着刘峙严厉地问：“济南吃紧，国防部三次命令你发兵增援，你为什么迟迟按兵不动？”

刘峙战战兢兢地说：“报告校长，据空军侦察，华东共军大部在金乡、济宁、滕县以北地区，夹运河而阵，布下数道防线，我怕中了共军圈套，因此……”

蒋介石打断刘峙的话，愤愤地说：“什么防线，是疑兵！华东共军一共十几个纵队，作战历来靠人海战术，进攻坚固设防的济南，至少要用十个纵队以上，他哪里还有什么兵力去设圈套？共军作战历来狡猾，他要设圈套让你钻，怎么会让你发现？你糊涂，中了共军疑兵之计！”

刘峙低着头，站得笔直，静听着蒋介石的训斥。蒋介石话音刚落，他立刻说：“卑职无能，失职，请校长处分！”

蒋介石看着刘峙，心想：经扶跟随我二十多年，虽然能力平平，没有什么显赫的功绩，也还忠心耿耿，对自己决无二心。徐

州战略地位重要，又有七十几万重兵，没有他那样一个资格又老，又忠诚可靠的人坐镇指挥，也实在难以放心。况且经扶虽无大功，二十年来，也没有什么大的失误。想到这里，他放缓了口气，对刘峙说：“经扶知错即可，处分可免。徐州是南京的门户，我把你放在那里，就是要你提携部下，悉心防守。你一定要恪忠职守，尽心尽力，切记这次教训，万万不可再有失误。”

刘峙感恩涕零，哽咽着说：“请校长放心，卑职一定牢记校长明训！”

蒋介石点了点头，示意刘峙坐下。刘峙依然直立不动。蒋介石问他：“经扶还有什么话要说？”

刘峙抬起头，看着蒋介石说：“校长，济南失陷之后，卑职深知责任重大。为挽回危局，从共军手里夺回济南，我和光亭商议，拟了个北进作战计划，要向校长汇报。

蒋介石没有想到刘峙还有这一手，十分感兴趣地说：“北进作战计划？好！你说，你说。”

刘峙咽了口唾沫，说：“共军围攻济南，苦战八天方得手，我们想乘共军疲乏之时，以主力出击山东，寻歼共军主力于曲阜附近，然后再挥师向北，收复济南。”

今天这个会，蒋介石本来是想给各战区的司令官们打打气，坚定他们的信心，度过冬天这个难关。就在今天上午，美国军事顾问团包德温团长到总统府邸来拜会时，曾明显地流露出对最近几个月的局势变化和国军的表现非常不满，他那句“如果贵国政府不能立即有效地制止局势恶化，那么，下一年度的军援预算将很难在美国国会得到批准”的话，更使蒋介石惊慌不安。包德温走后，蒋介石立刻叫陈布雷把外交部长宋子文找来，三人整整盘算了几个小时，总算拿出一套稳住美国人，争取更多军援的办法。而实行这一办法的前提，就是至少要把现状维持到明年三

月。顾祝同那番经他授意精心准备的时局介绍，给今天的会议定了基调。但没有想到傅作义的问候，几乎使他的一片苦心化为泡影。他那一阵严厉的训斥虽然压下了纷纷议论，但他看得出，因济南失陷带来的悲观情绪并没有打消。在这时，刘峙出乎意料地提出个雄心勃勃的北进作战、收复济南的作战方案，真使蒋介石好象在黑暗中突然看见了灯火。他急切地催促刘峙：“嗯，好！你再讲，讲详细一点。”

刘峙清楚地看到了蒋介石眼中射出的希望的火光。他当然不愿意放过这个能博得蒋介石欢心的机会。他十分后悔没有对那个北进作战计划了解得更详细一些。迟疑了片刻，他才不无惋惜地说：“这个计划，主要是光亭在我的授意下主持制订的，还是由光亭向校长详细汇报。”

大家的视线都不约而同地集中到杜聿明身上。蒋介石也连连催促着：“光亭，你讲，快讲！”

杜聿明此刻的心情非常矛盾，这不仅仅是因为刘峙把这个计划算在了他自己的账上。这个北进计划，他本来只准备对蒋介石、顾祝同、何应钦等人作有限范围的汇报，不让作战厅插手，以免泄露了“天机”。现在，看到大家都以不同的目光看着自己，他犹豫了片刻，说：“校长，今天的会是讨论全国的局势，个别战场的作战问题，是不是……”

蒋介石正想利用这个作战计划去激励其他战区的司令官们，见杜聿明犹豫，怎肯放过？连忙打断他的话：“光亭，今天这个会既要讨论全国局势，又要研究具体战区的作战问题。你不必犹豫，还是讲。”

杜聿明不好再推辞。他打开面前的皮包，取出一个卷宗，用异样的眼光看了坐在斜对面的郭汝瑰一眼，然后站起来，清了清嗓子，开口说道：“校长，我的北进作战计划，是基于以下情况

制定的。首先是敌情：华东共军约十个纵队目前正在济南以南地区集结，这一部分共军在济南战役中遭到重创，战斗力损失约在三分之一以上，目前正在休整补充。另有约四个纵队在曲阜以南，这是原准备阻我沿津浦路北援的部队。此外，鲁西南有约两个纵队，苏北一个纵队，主要是对我警戒，骚扰我后方。上述情况说明，华东共军现在基本上是摆开一个防御的阵势，企图待北线主力完成休整补充后，再伺机南下，对我发动新的攻势。共军休整时间最快也要两个月至三个月左右，在此之前，他是无力对我发动新的攻势的。中原共军主力目前正被围于汉江以西和伏牛山区，近期内估计难以东移。再看我军：徐州剿总共辖三个绥靖区，四个主力兵团，另有三个军，计有二十个军，六十多万人，在兵力上对共军占了明显的优势；而且我军的火力和机动能力都远远超过共军。据此，我认为我们应乘华东共军休整，中原共军无暇东顾之机，发动果敢的攻势，击破华东共军主力，歼其一部，以收复泰安、济南，一举扭转华东战局。”

杜聿明停顿一下，见蒋介石正以鼓励的目光看着自己，就离开桌子，走到地图旁边，拿起指示棒，指点着地图侃侃而谈。人们的目光追随着指示棒在地图上移动。整个会议厅里，只有杜聿明那抑扬顿挫带有浓重的陕北腔味的话音。

杜聿明话音刚落，蒋介石立刻站起来说：“好，杜光亭胆大心细，敢想敢做，实为革命军人之楷模。北进作战计划有气魄，有胆略，且符合战场实际，我原则上同意。具体细节，光亭再和敬之、墨三一起研究确定。光亭，你就为徐州剿总前进总指挥，具体负责北进作战计划的组织实施！”

杜聿明挺胸收腹，垂手恭立，从齿缝间进出：“是！”

蒋介石转向白崇禧说：“健生，为保徐州的侧背安全，你当加紧对中原共军的进攻！”

白崇禧连忙站起来答道：“是！”

那个北进作战计划在蒋介石的心目中仿佛已经成了现实。他躊躇满志地看着会议桌旁的将领们，兴犹未尽地说：“革命军人就要这样以党国的事业为己任，勇于进攻，主动求战，方能遏止敌势嚣张，扭转战局。全国各个战场都要这样。下面，请诸位继续发表意见。”

会议结束的时候，太阳已经接近西边的地平线了。

蒋介石走出会议厅，一个侍卫官立刻为他披上了黑色的斗篷。蒋介石伸手拉了拉斗篷，又掏出金光闪闪的怀表看了看，好象想起了什么，加快脚步向大门走去。

门外，蒋介石的专车早就恭候在那里了。这是辆美国福特汽车公司最新出产的高级轿车。光可鉴人的黑色烤漆，闪光的镀铬装饰条，宽大、松软的座椅，豪华的内部装饰，都还不足以说明它的高贵。这辆车是蒋介石特意订做的。车身和底盘是用整块的镍铬装甲钢制成的，车窗上安着厚厚的防弹玻璃，座椅的底板和背板也是用整块装甲钢制成的。此外，什么充汽海绵胶防爆轮胎，电子警报器等，凡是当时所有的安全装置，几乎无一遗漏地集中在这辆车上。这辆专车造好之后，它的设计师在和别人开玩笑时曾这样说：“我敢和任何人打赌，我可以开着这辆车顺利地通过任何反坦克雷场。”

蒋介石认为，防范刺客最好的办法，是不让他们知道自己的行踪。所以，每次出门走什么路线，到什么地方去，都由他上车后临时宣布。他刚刚在车内坐好，侍卫官从前边侧回身问他：“委员长，回府吗？”

蒋介石正在考虑着什么心事，含糊地应了一声，又立刻纠正：“不，去东宫。”